

林譯小說

第二集
第六編

金梭神女再生緣 下

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


金梭神女再生緣卷下

第十三章

阿治修出後。往復思維。王后之幻術。及其挑取之書。然其人固美。愛情深者。其恨心亦重。果開罪其人。死將無葬身之地。爲今日計。但有以計延緩其期待。王歸來逃出。是間往覓希倫。亦未爲晚策。定後遂出浴。浴後仍着其甲冑。往聽哈瑟登樓作歌。且試驗其能。否於俄頃間。使人殞命。卽跪而禱告。乞明神示覆。崇酒於觴。卽洒中照已之面。乃變其中年之態。復爲少年。酒中神像。兒形露其玉手。知女神尙隨己身。於是心乃愈定。遂別取酒飲之。橫刀腰下。赴哈瑟之廟。將行而雷意已至。雷意見狀。卽曰。伊匪土安往。汝何爲。

頓改其丰儀如二十許人耶。阿治修曰。吾釀睡極酣。不期老態盡捐。今已過四十。乃類二十許人爾。雷意笑曰。爾善睡之方。可以傳之吾國之女子。將垂老者皆可還童。則爾之金錢當不止以億萬計。雷意言固如是。然亦心知其必有神助。人力不能至也。阿治修曰。今日將赴哈瑟之廟聆歌。汝能從吾行乎。雷意曰。吾老矣。決不能隨侍。而往觀美人防色心。尙存一動。卽不可救。不如勿往。今日聞往聆歌者。恆自翳其目。然一爲歌聲感動。又往往自撤其障翳。往近其身。一近卽不可得生。吾何爲蹈此禍害。伊匪土當聽吾言。萬不宜往。吾愛爾。誠不願目睹爾之死狀。果爾死有益於吾之君國。吾尙弗欲矧無益而徒傷其生。阿治修曰。死生命也。非人所爲。雷意聞言。焦悚欲哭。其意蓋愛重阿治修。以爲文武兼全。且富德。

行愛入心脾。故成此狀。然阿治修終不之聽。自直廬出。雷意不得已。從之。行道時。見無數人民。爭赴哈瑟之廟。卽貴族大臣。爭以輿往。村農罷耕。周身汙泥。亦釋耒而前。至於墮者盲者。匪不趨赴。恐後聞亦有夫婦同行。或兄妹及聘妻。沿路而前。然女子咸痛哭。勸其勿往。以爲往則必死。然男子皆憚其意。毅然望廟而趨。中有一老嫗。呼其子曰。吾兒勿行。爾二兄皆死。留汝卽所以侍我。汝再趨死。我老。又何所恃。歸來。歸來。勿以色荒而忘爾之老母。此嫗雖極哀號。而其子仍不之聽。已復見一美婦抱子。挽一貴族之男子。曰。吾夫憐我。我待爾非薄。以死相誓。汝奈何舍我而貢命於哈瑟人。咸言哈瑟爲厲。近之卽死。且爾前妻旣死。然後娶我。平日恒言。愛我甚於前妻。今奈何舍我而親鬼物。汝不觀此兒。生甫七日。吾

強起而追汝。汝不惜命。我不如一死。勿視之爲愈。嗟夫。吾兒今母子同來。挽駕當憐。此二命再勿冒。前人言哈瑟爲神。實則鬼耳。觸之卽死。何爲輕生爾。果輕我之色。更娶甘之。然死則不可語。至此男子仍不之聽。岸然直趨尋此抱兒之婦。臥於道周。非阿治修前救其人。將車輪碾而糜碎矣。此時哭聲四徹。然妖色迷人。男子之靈魂人人飛赴於哈瑟之廟矣。雷意曰。嗟夫。色之中人乃如是之酷。人間果有姝麗。即可盡毀諸。男子無一令之生存。阿治修曰。今日所見誠奇。想哈瑟在此殺人無算矣。雷意曰。汝今亦將趨死矣。阿治修曰。我但觀其顏色而已。他無所希。此時已近廟門。集者無慮數百。已而一僧自柵門向外而呼。此僧卽當日引視洞中死尸者。僧呼曰。誰欲進廟。瞻仰哈瑟之神。卽請入柵。衆當知。何人能感。

動哈瑟者。或爲其妻。否則入此洞中。終身不見太陽。來客當自籌。
度其能與否。今哈瑟神復至。死人非少。唯尼迷他王近而獲免。今
無論何客。不以死爲懼者。請進此門。語後女子哭聲。又作爭引其
男子。男子有心動者。亦因而却退。有自柵門外望見哈瑟者。色心
斗發。則力擊衆人而入。雷意亦挽阿治修趣之同歸。阿治修曰。必
臨觀之。雷意無術。足挽則亦發聲而哭。快快自歸。僧旣啓關。衆爭
塞門而入。此等人均已累見哈瑟。故再入而睇視之。旣入。有僧以
布覆其面。但令聞聲。不令矚貌。然亦或從或違。違者二人。必欲飽
餐其秀色。二人中。其一卽爲抱子婦人之夫。一則矚目人也。矚目
者。聞聲而不覲貌。然亦心醉。故必至樓下細聆雅音。阿治修尙未
入。忽見有遠道馳至。一黑睛而鉤鼻者。呼曰。吾爲亞卜拉種人。同

種人已赴沙漠。吾則棄其妻子於路旁一觀。哈瑟之美。衆勿閉關容吾人。此僧曰可。亞卜拉進。僧欲閉關。而阿治修亦入。金甲觸門有聲。僧辨爲阿治修。卽曰客亦欲趨塞運乎。阿治修曰吾雖入此或不交塞運。卽有二僧。將以布羃其眼。阿治修不可。曰此來專爲美人。償吾眼福。此眼不宜加羃。僧曰可。想君欲自覓死耳。今且隨諸君入視。於是衆至庭心。靜候哈瑟神登樓。而羣僧亦爭羃其目。伏於地上。內外無聲。專候神降。阿治修引目視柵外人。亦皆無聲。而女子亦不更哭。庭心之人羃目者。爭仰首於樓際。睜目者亦然。脣動而不發聲。此時見樓前有黑影漸升漸高。有一太息之聲。發自樓心。流於空際。聲發後。而柵外之人。及庭心之人。亦自發聲而噫氣。卽阿治修亦然。此時樓上之聲響漸高。柵外之人。已見哈瑟。

顏色萬聲雜動。幾欲毀柵而入。而女子引其夫子者。則爭肆譽哈瑟。以爲尤物害人。阿治修仰首見美人已臨闌際。其狀欣欣衣白。衣胸前懸紅寶石。琅琅如星。寶石中作紅滴。一落衣上。仍化爲白。與衣相稱。髮爲風動。飄飄然皓腕酥胸。其白如玉。以手掩其半面。其美乃至不可言。狀誠至美之神也。衆人之心似各思其所愛。似已死之人。及未成婚而他屬者。一一潮上其心。已而哈瑟作歌。其聲柔靡無倫。而羣面之人皆去其羣。惟羣僧仍盲伏於地上。歌已復歌。自至樓闌。伸二臂於闌外。如將抱起聆歌之人。人乃愈狂。如飲毒藥。阿治修舉目上視。其貌乃似發光而射人。中有一人呼曰。衆觀神髮之黑如漆。而目睛亦然。滋可愛也。復有一人呼曰。青天之色能如其清。其白也。海沫亦將遙之。更有一人曰。其笑也如秋。

水。生。波。其。妙。麗。乃。似。十。八。九。人。古。今。有。女。子。如。神。之。美。否。卽。亞。卜。
拉。人。呼。曰。此。女。爲。生。平。所。未。覩。百。凡。皆。仙。樣。不。能。加。以。題。品。矚。目。
者。曰。吾。目。亦。微。見。樓。閣。及。陽。光。似。爲。愛。情。所。感。動。而。然。此。實。美。神。
吾。目。不。矚。死。亦。甘。之。然。亦。悉。世。人。所。不。惜。命。而。尋。覓。之。者。舍。美。色。
無。他。物。矣。

第十四章

此時男子雜遯。皆大聲雜呼。爲狀不一。間有不言。如癡如夢。而阿
治修亦見此女子之美。則以手扶頭。深有所思。思生平所見。無更
奇於此。且我半生鹿鹿。所圖者何。此心乃同飢渴。今見此人。飢渴
不既。遂乎。然觸之即死。又胡樂爲之。今果無恤禍殃。冒進而取之。
其能得乎。實則今日所見。眞耶幻耶。思極不能自決。偶爾舉首。而

哈瑟之神。又成變相。則加一銅盃。其貌甚稔。阿治修恍然似曾相識。蓋會見於提達廬王宮之中。然此時忽變爲憂鬱之容。且含羞赧。則又成一幻相似。在土老意戰場中。已身謬爲行乞。混入城中。且死。幸此女援己於危難之中。不期爲之一動。更視。則哈瑟之狀儼然。一希倫也。伸臂而仰首。笑容可掬。阿治修一見狂喜。蓋希倫卽哈瑟。天落美神。蠱亂人心。故近之多死。衆見神幻相較。前尤美。遂寂然無聲。而神亦屏息不言。立時作歌。歌已雲氣四合。隱見不復可見。衆復大呼。亦間有奔近樓下跪而禱告。初不畏死。而伏地之僧亦起。見衆人爭趨樓下。見幕爲風動立開。露龕中之機架矣。神在機上作歌。僧曰。衆果不畏死者。可以來前。果有一二人窺足。向前將近。復縮而矚目之人。忽欲冒進。僧止之。而矚目者不可以。

爲死分也。得近美人而死於願已。遂僧不得已引至幕下。曰爾試前視。矚目者欲前似幕中有人。推之外出立仰於地。矚目者起而復前。復似有人推之而仰翻於地。第三次以杖望空而擊。卽似觸於盾上。立折爲兩杖。折而矚目立死於地。似爲力劈。乃不見血。僧曰。此人殊不欲生。孰能昧死而進於龕內者。而亞卜拉人斗出竄入幕中者三次。至末次亦似中刃而死。於是數人皆死。獨阿治修立而弗動。僧謂之曰。將軍亦不惜命乎。以衲之意不如勿前。阿治修。拔劍曰。勿論。神也。鬼也。吾一無所怯。蒙盾揚刃而進。僧初決其必死。然阿治修已細審。不過其鬪者。決不死。卽在其鬪外植立。聞龕中作歌。歌聲則其鄉音也。聞歌旣酣。亦停趾不進。歌止後。阿治修思守門者爲誰。乃殺人如麻。想此美人必有魔術。然何必作艷。

歌以盡衆已而歌止。阿治修蒙盾挺刃而進。果似有人立抵其身。然阿治修不爲所卻。卽以刃斫之。斫處火光騰起。似有迎敵而金甲上亦爲神刀所中。火星騰起。於是刀劍之聲鏘鳴不已。已乃無聲。似守門者已敗研之無聲。遂入幕中。此時歌聲復發。歌已。阿治修舉首見迎面立者三人。均已死。之國殤一爲斐雷土。一爲提修。一爲亞拉。此三鬼蓋爲希倫保衛之人。彼此相識。三人同聲曰。阿治修汝耶。幸於此間把晤。阿治修曰。三君不已化爲異物乎。吾曾一至陰曹。何以不復相見。三人同聲答曰。吾尙未轉生。今奉聖母之命來衛希倫。凡已死之人。皆應死者。非吾置之死地。阿治修曰。鄙人能否一晤希倫。三人曰可。爾切勿迴頭。但心向美人而進。阿治修直入龕中。而纖機宛然。乃不見人。此時金申無因自卸聞夾。

室。中。有。太。息。之。聲。阿。治。修。心。動。望。之。仍。不。見。卽。以。手。引。其。機。機。中。
之。絲。立。斷。

第十五章

機。斷。後。希。倫。立。時。見。形。獨。坐。而。垂。手。坐。於。象。牙。之。榻。衣。白。衣。胸。際。
懸。紅。寶。石。石。上。點。點。落。滴。作。深。紅。色。然。着。之。衣。上。仍。作。白。色。女。旣。
見。阿。治。修。似。有。懼。容。阿。治。修。心。念。屋。中。但。有。二。人。何。由。竟。有。懼。色。
女。呼。曰。柏。雷。司。汝。死。矣。何。尙。來。覓。我。阿。治。修。卽。學。柏。雷。司。之。聲。響。
言。曰。此。爲。前。生。事。奈。何。尙。恨。恨。於。心。希。倫。曰。汝。趣。行。勿。糾。纏。吾。身。
吾。將。以。阿。治。修。擯。汝。矣。阿。治。修。曰。我。非。柏。雷。司。蓋。阿。治。修。也。尋。爾。
非。一。次。昔。在。伊。卡。他。祈。夢。神。示。夢。兆。謂。爾。胸。前。尙。有。紅。色。之。星。今。
果。得。之。矣。須。念。我。冒。萬。險。而。至。此。聞。歌。久。心。醉。矣。且。我。所。穿。之。金。

甲。卽得諸柏雷司者。今日相見。可以遂我因緣矣。希倫尙遲疑不定。言曰。汝果爲眞阿治修者。股上有瘢痕。請以示我。阿治修曰。可。卽出其膝示希倫。此瘢蓋行獵時。爲野獸所嚼者。女曰。礪。汝果阿治修。且非鬼物。實爲親我之人。於是彼此釋疑。抱而親吻。希倫太息。復生懼容。阿治修曰。此間但我二人。又何懼爲。女曰。阿治修。吾乃不知爾之狡猾。適攬柏雷司之甲而至。吾初以柏雷司見形耳。吾身甚願柏雷司深入地獄。汝則處我懷中。今爾我在諸神之前。定婚。得爾處我左右。諸神盡屏。今吾復成爲人身。無須諸神夾輔。實相告。吾爲神聖之愛女。非生非死。能長留於人間。唯爾尙爲肉體。不能獲長生之樂。更轉輪迴。仍可成爲夫婦。阿治修因憶及雷意之言。知此段婚姻。決非吉利。然尙不明示希倫。但曰。能世世相

愛爲緣亦不惡。女曰：然。身體可敝。愛情不可敝。唯爾我情愛終有所梗。不能爲美滿之因緣。吾洞徹前後之事。覺一身可以動人。然吾心終不爲人所動。所懸懸於念慮者。唯爾一身。阿治修曰：我之愛爾。一屏凡艷。蓋此身非爾莫能生也。女曰：善。汝更言之。阿治修曰：汝不言。因緣終有所梗乎。然吾得須臾之歡。亦所誠甘。但問爾我何時逆而爲一女。少須答曰：今茲萬不能。一旦此地危險已極。以我得罪此間之神人也。汝今所居何地。當與爾同居。明日夜半至吾廟外立候。吾自出與爾相見。引我至爾所居之地。後日成夫婦矣。此後則一聽神靈驅遣。以我殺人多。萬不宜久留於此。阿治修曰：明日必至奉迎。吾亦不願居此。唯須待國王歸時。方能脫身而去。以王方遠征。令我留守。女曰：明日更言。今且速去。阿治修親

美人之手披甲而出。然未嘗語及迷拉木事。則失計甚矣。

第十六章

雷意既與阿治修別。怏怏自歸。歸時憂不可耐。防阿治修一近哈瑟。則萬無生理。其愛阿治修者。蓋環視本國。道德勇敢。無一類者。並感阿治修拔王后二人於危難。勇無可當。則又思迷拉木之夢。迷離中不知爲吉爲凶。且行且思。行及宮裏。歸其直廬。迨一入廣廳之中。已見迷拉木一身麗服。亭亭如在畫中。雷意爲禮後。且入。迷拉木止之曰。適從何來。乃有抑抑之容。雷意曰。吾將往治已事。所謂憂者。憂王未凱旋耳。迷拉木曰。爾言內外殊也。汝且入坐。我尙有言奉白。雷意如言。遂入王后寢殿。王后命坐於繡榻。此卽前日阿治修坐處。王后忽爾大哭。雷意愕然以爲哭太子耳。忽見王

后臥於雷意懷中。號咷不止。雷意不知所爲。卽以手拊其腦。慰之。然亦老泪湧出。迷拉木忽引目視雷意。雷意曰。后胡傷心至此。迷拉木曰。汝爲老師。吾若不傾吐其隱。胸且暴裂。不然亦傷吾腦。病發成狂人矣。汝不憶吾與王結婚之夕。得異夢乎。雷意曰。然了。了憶之。迷拉木曰。吾於夢中不嘗見一男子。盛上着矛乎。雷意曰。胡能不憶。迷拉木張目曰。其人何名。且伊匪士來時。盛上非貫一矛耶。則吾二人之因緣當由天定。非屬臆造。吾已決計嫁之。第一日於殿上已心醉。其人唯吾二人之情愛。尙有人爲我中梗。必須奮力而爭。須知伊匪士於我無心。而吾心則宿有其人。於情慾不能無眷。且尤有奇者。何以吾日來神思甚昏。耳際時時聞刀劍相觸。及壯士呼囁之聲。此何祥耶。雷意曰。奇哉。此似非佳兆。迷拉木